

问题：因为我说了句日本人都该死，女朋友和我大吵，
说我不该仇视现在无辜的日本人难道我的这种想法真的很极端吗？

告诉你一个判定极端行为的实践标准——

你主张了一种政策，你就是主张了一种政策背后的理论。你立刻就对所有观察者承担了这样一种义务——解释清楚“为什么无论在你的哪位同志眼里，你/你们都不属于这种理论或者这种政策的打击对象”。

如果你解释失败，你就会被观察者判定为极端。

比如你主张“日本人都该死”，你就需要解释你这个会推算出所有日本人都该死的定罪算法是什么。

确定好这个算法之后，你就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个算法不管由什么人来运用，都不会导致当前当前观察者被判有罪。

为什么要设定“不管什么人”这个规则呢？因为正义具有对象无关性。

一种定罪逻辑如果是正义的，比如“张三杀李四有罪”，那么“张三杀王五也有罪”、“王五杀张三也有罪”。

也就是说，你主张日本人都该死，等于自动的声明——如果某个人根据同一理论可以推算出你的女朋友该死，只要ta套用无误，你将会投下赞成票。

她就会判定你极端。

尽管做这个推算的是张三而不是你，你也将扮演这个理论的赞成者的角色。只要你扮演了这个角色，对于她下判断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
你的任何主张、任何理论、任何伦理观念，在任何评判者面前，都受到这个实践标准的约束。

不管你自己觉得这理论有多优美、你有多正确、或者你有多坚决的“为伟大理论大义灭亲”的坚定信念，只要你过不了这个标准，你都会很现实的得到“极端”的评价。

而且，我必须提前警告你——这些评判者会冲动，会傲慢、会缺少耐心……ta们很可能给出错误的判断。

但是只要ta们做了判断，哪怕是错的也罢，ta们都会按照这个判断去行事。

比如ta们可能是因为误判，没听你说完，就认定你极端。

但认定了就是认定了，判了就是判了。

决定分手了就是分手了，决定解雇了就是解雇了。

你有不满意、不服气只能去跟阎王、上帝或者马克思讲。

其它部门不受理。

这带来两个直接的逻辑后果：

1) 一旦你提出一个凶狠的结论，你就给自己制造了大量警惕的观察者。

这个是全地图范围的超大规模模式，你一广播这个咒语，所有听到这个咒语的对象就自动启动对你的审查过程。

其中，绝大多数人会因为精力亲自询问你，而自行在脑海中替你补充一个辩词。这种自己替你脑补的“司法援助辩词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相当成本低廉，辩护方向一般都是“我们认罪，能不能看我们节省司法成本的面子上别判死刑？”

也就是说，这些观察者会无声的替你“辩护”三秒钟，然后完成对你的缺席审判，判决结果一般都是“社交流放”——也就是认定“此人不可交”。

2) 各种各样的利害相关而又情愿支付这个沟通代价的人——这一般都是至亲好友——会向你提出很多你做梦都想不到的驳论，几乎肯定会压倒你的应对极限。

这种压倒分两种情况——

第一种，是这些亲朋好友会提出大量你思虑不周没有发现的有力驳斥。

大部分情况下，因为 ta 们自己感同身受，往往提出非常有力的、有切实论据的反驳。

一点不夸张，就是言之成理——或者至少以你的能力完全看不出破绽在哪——让你做声不得。

第二种，是这些亲朋好友会提出很多跟他们本人的切身处境根本无关的，脑洞大开的，有时甚至让你感到不可理喻的诡异反驳。

这一方面是因为 ta 们对你的这些狠话极端焦虑，已经慌不择路，对逻辑严谨性的自我要求自动下调。

另一方面是因为 ta 们出于对你的忧虑，不但害怕你不能在 ta 们面前自圆其说，更怕你不能在 ta 们所想象出来的各种人面前自圆其说。

ta 们要替你模拟那些 ta 们深知根本不会有心情跟你讲道理的对手，希望你知难而退。

一言既出，你如果不是被爱的还则罢了，如果是被爱的，爱会自然的驱动千军万马，把你这些漏洞百出、左支右绌的鬼话直接踏平。

不光是逻辑上令你哑口无言，甚至在体力上都要让你无力应对。

那些爱你的人自己都克制不了这种冲动。

说白了，所谓的“极端”，就是这种漏洞四出，会轻易被爱在逻辑上摧毁的东西。

能站得住脚的东西，自然而然的浑然天成，天衣无缝，以至于闻者不恐，爱者不惧。

自然而然的风平浪静，从容不迫。

即使引起忧虑，也是那种犹豫的、不坚定的忧虑，容易凭借有力的论述说服和安抚，重造信心。

这个，就是“极端”的实践标准。

编辑于 2023-01-16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2847232983>

评论区；

Q: 各种各样的利害相关而又情愿支付这个沟通代价的人——这一般都是至亲好友——会向你提出很多你做梦都想不到的驳论，几乎肯定会压倒你的应对极限。我也是过了很久才能接受这是亲友们“爱人”的方式，即便我不极端，一旦引起了 ta 们的忧虑，那真是“围剿”。以至于后来在外跟陌生人发生争辩，我一般也不生气了，想到 ta 可能也是出于友好想提醒我。

真实世界里，爱的方式千奇百怪，你不留意就会错过，然后误以为世界很冷漠。

Q: 读了三遍后基本明白了。

假如你在微信群里有人说了一句，舔狗不得好死。

你回复：少说舔狗，这样不好。

就会有一大群人质问你，怼你，或者喷你。

好的应对方法是，你要说出一个群里其他人无罪的或者少罪的说辞来避免一群人针对，说你的想法太过极端。

B: 其实你无论说什么，只要你有「反对这个人这样的说法」的意思，你就是在制造这个群里大家去孤立审判这个人的法庭。就是在挑起一场决斗。先搞明白这个决斗是否一定要进行，你挑起决斗的战略目的是什么。先衡量一下值不值。随便挑起决斗要么你受损，要么 ta 受损。

除非这个事情的打赢有在更大范围内的战略价值，否则换成是我的话，我会回复“晚餐吃什么”多过“你这样不好”。然后私信这个人“你这样说不好”然后把你的想法交过去。一对一，没有审判席。这是爱。

Q: 所以说，笨人就没资格提理论，还加上“绝对”、“都是”等字眼。

A: 这不是“笨人”的问题，谁都没法聪明到能为“日本人都该死”做有效辩护的程度。

更新于 2023/1/23